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簡端錄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均

簡端錄卷十

明 邵寶 撰

禮記孝經附凡一百六

此修己以敬之道也安民其效也不期而自得焉者也

安民哉眞古經之言哉簡而旨

毋不敬總身心内外言之容貌辭氣乃其大者

已上並曲禮毋不敬之簡

安安而能遷與安而后能慮語意同遷言行也慮言思也

右曲禮安安而能遷之簡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親存而存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此親亡而存也

右曲禮聽於無聲之簡

立必正方席不正不坐蓋異物而同義也

右曲禮童子不衣裘裳之簡

厚別厚夫婦之別也昏姻以為親而曰厚別斯禮也其有大義乎

右曲禮故日月以告君之簡

凡祭豈為求福哉神之不享謂之無福

右曲禮凡祭有其廢之之簡

曲禮持敬之目也其未盡者則毋不敬一言盡之矣

右曲禮納女於天子之簡

古禮也非當世之宜也封之四尺孔子行之矣

右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之簡

盡其道者謂名不徒録而必為明旌之制也

右檀弓銘明旌也之簡

殷既封而弔弔於壙也周反哭而弔弔於家也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弔人者弔其哀也反哭亡之初哀於是為甚焉故弔弔於墓是重弔死也孔子舍殷而從周其以是夫

右檀弓殷既封而弔之簡

極推辟踊之所生而不可去有如此者

右檀弓人喜則斯陶之簡

不以得位為心而輕違乎禮此石祁子之所以為賢也

賢而為後䆳之有知政在於是

右檀弓石駘仲卒之簡

狗以止狗此禮術也

右檀弓陳子車死於衛之簡

有心於死之是謂故死有心於生之是謂故生故死傷

於仁故生傷於義

有肉刑然後有刑人上古廢之中古用之無肉刑而有刑人後世之謬也好生者聖人之德而於此乃曰弗故生云其棄之者至矣雖然弗故生亦弗故死此亦天地之心也

已上並王制公家不畜刑人之簡

爵有等少失則僭故曰律刑有等少失則濫故曰律律節音之具也

右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之簡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也而謂三田何古疏曰夏不田葢夏時也無事三田其有事也奈何葢有廢而不能三者矣不能三則再可也一可也然則何以共祭大事廢否則取共而已田禮不備猶不田也

或曰田有三爲焉故曰三田非歲三舉之之謂也在春曰蒐在夏曰苗在秋曰獮在冬曰狩無事不田曰不敬有事而不田可也

已上並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之簡

葬不為雨止庶人之禮也諸侯則不然魯葬定公雨不克葬禮乎

右王制庶人縣封葬之簡

習二禮所以簡士也射鄉射禮也鄉鄉飲酒禮也二禮行之有時令以簡士而行之故曰習

右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之簡

地天泰正月之卦也月令所謂地氣其天氣乎所謂天

氣其地氣乎上騰者以進為上下降者以退為下

右月令天氣下降之簡

君之政為令令貴若天違天則有咎

右月令孟春行夏令之簡

十二月節氣啟閉分至之外言雷風者各一言雨露霜雪者各二言寒者二言暑者三易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於是乎備矣風雷無形故言清明而不言風言驚蟄而不言雷

右月令雷乃發聲之簡

力穡有秋商人之書也故習用夏正孟秋至秦人之書也故習用周正

右月令孟秋至之簡

雷未當收聲而收故曰收雷先行何以知其收也自是無聲矣故也非其聲之異也

右月令雷始收聲之簡

日窮於次言日也月窮於紀言月也星回於天言天也

天一月十二日三百六十而歲終始焉三言者盡紀之道矣然不能同於一日故月而不日

右月令是月也日竆於次之簡

此古人之誠也不然則有為不間也者而舉事者矣

右曾子問將冠子之簡

諸侯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遽故也若日食則可推其朞而禮出焉非救火比矣

右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火之簡

必殯葬而后致事謂其心乎喪而未及焉故也雖致事不欲其亟而況從事乎然則奚若殯則殯葬則葬外是無與焉體之至也

右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之簡

體異姓者體異姓之心不使公族常重於禮也體百姓者體百姓之心不使公族獨輕於刑也

右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之簡

以貴戚而異罰此百姓之心所不平者故雖親不以犯

其體此心乎慮即囚徒之慮同姓曰兄弟

右文王世子公族之罪之簡

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大道之世然也孔子之論遺弓陋其已藏也程子之論失錢迂其地棄也

右禮運大道之行也之簡

夏時以占候故不廢於杞坤乾以卜筮故不廢於宋禮失而求諸野野尚可求況二書乎二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因革損益變而通之者蓋可推也觀之道莫大於

是

右禮運夫子之極言禮也之簡

人之理具於心他體具而不全天地之理具於人他物具而不全故曰天地之心人不具五行則不能食味别聲被色而生也言天地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

右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之簡

黿元黿也即九江之所納錫者神之故配三靈非謂難得也

右禮運何謂四靈之簡

體信達順此君子語道之至論也理本實先王體之而已氣本順先王達之而已氣之順也有理故也體之斯達之矣故曰則是無故其故以是蓋先王之世靈物駢至世固有乘之而為異説者不可不闢也

右禮運故天不愛其道之簡

禮有大同焉聖人不敢自已作禮有小異焉聖人不必自已出故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蓋言小也

右禮器或素或青之簡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隂氣也胡爲兩見之也前爲春秋言也後爲有無樂言也而食嘗無樂云者饗禴之有樂也在其中矣

右郊特牲享禴有樂而食嘗無樂之簡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崇德象賢一代焉禮也二代焉不已厚乎故曰猶以義斷之故曰不過二代

右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之簡

寓公繼世則何以為禄

右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之簡

巡守之禮莫大於柴後世言封禪者附焉巡守以人封禪以巳

右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之簡

冬至陽生萬物於是乎始故郊說者以為迎長日之至也

右郊特牲郊之祭也之簡

王制曰命官然後爵之始其官之也蓋以德定令也爵之亦視諸官而已矣故曰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右郊特牲天子之元子士也之簡

張子厚卒關中諸士問謚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誄而

無謚國之鈌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為尊子厚之道者公謚可私謚不可

右郊特牲生無爵死無謚之簡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鬼神陰陽靈之也敢不𦤎而齋戒歟

右郊特牲玄𦤎齋戒之簡

内則之書意者當時有此條教乎不然何其悉也

右内則后王命冢宰之簡

如新受賜如更受賜孝婦之誠也為此言者其知孝乎

右内則婦或賜之飲食之簡

愛亦愛敬亦敬而或問其是非則有責善之意矣養老者固如是哉雖然此以老者言也如其未老而愛敬之所關者大當其失也則有幾諫之道焉

右内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之簡

夫婦有別謹夫婦謹其別也内外之辨出入之嚴凡以此耳雖然閽寺之守非通乎下之禮也得其意不襲其

跡雖一夫一婦豈不可行也哉

右內則禮始於夫婦之簡

禮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出居側室又曰士之妻死於死終事也故重

右內則妻將生子之簡

此其所以定嫡庶之疑者乎妾之有於禮也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之備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

而奔者則曰淫奔是故女之嫁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於此有二婦長幼異年貴賤異出先後異歸則孰為妻孰為妾昔者趙姬叔隗同處趙衰之室姬氏近乎聘隗氏近乎奔君子之論於是乎定乃若姬之讓德葢出於常分之外矣

右內則奔則為妾之簡

門亦南門也於外為常於中且扉焉示變也

右玉藻閨月闔左扉之簡

王者聲為律故御瞽幾聲之上下期於律焉耳御瞽明於律者也

幾聲定氣則理斯順矣不為修於外而然也非知道者其孰能知之

已上並玉藻御瞽幾聲之上下之簡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君子之行固如此初非佩玉之鏘鳴也然為玉之意政欲制其行於禮也禮何如哉如斯六者而已矣

右玉藻趨以采齊之簡

記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佩古之制也記夫子之佩聖人之制也聖人自我作古禮斯寓焉可謂善記矣

右玉藻凡帶必有佩玉之簡

據於德據也者有實地之象也立容德者其諸謂夫有實地而可據也歟若曰有德氣象則所謂重恭端止之類何者非有德之氣象乎

右玉藻立容德之簡

接武而進不疾不徐若四時之運是謂時行如謂當行則行乃行之義也非行之容也與山立揚休玉色者得無異乎

易曰與四時合其序者莫大乎時故曰時行

已上並玉藻時行之簡

既曰周公又曰天子猶書曰周公曰王若曰也位則成王政則周公此其徵哉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公以諸侯朝也春秋曰杞伯姬來朝其子

明堂位若志魯之僭也者然記者之意豈其然乎其事雜其詞誇

已上並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之篇

成王伯禽皆非聖人其賜其受蓋有之無足怪者曲為之說何庸哉

右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之篇

明堂位稱魯君臣未嘗相弑禮樂政俗未嘗相變或以為誣或以為諱然記者之意蓋謂天下傳之如此故又

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以爲之爲言也得於策書聞而未眞疑而未定之謂也故君子以爲非志

右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之簡

大夫適子之妻喪大夫爲之主故適子不杖朞禮也天子諸侯尊於大夫其主適子之妻之喪適子亦不杖朞故曰同分不同而禮同故著之

右喪服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之簡

妾無子妾子無母者父命之爲子是謂慈母其死也喪

之如母所謂為慈母後也若妾嘗有子子死而父命他妾之子後之則固庶母也庶母死喪之亦如母故曰為庶母可也其於祖之妾亦然故曰為祖庶母可也蓋縁慈母而起庶母之義又縁庶母而起祖庶母之義如此雖然後大宗者降本生者服若三母者雖後之不降或曰三母者必先命之若嫡母無子庶子之為後則不先命庶子固其子也其為之後也傳重而已異乎諸母者之為之後者矣然而必曰為後奈何曰辟嫡嫡重矣是

故嫡諸介不為諸母後為祖庶母後者亦傳重而已其分則固孫也故曰祖庶母

右喪服小記為慈母後者之簡

除喪則已巳非除也葬不葬之别也

右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之簡

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謂君也君有絶宗之道而本原之義亦有不能判然者宗别子而必云所自其意遠矣

右大傳別子為祖之簡

大宗一小宗四古之制也小宗宗大宗大宗獨無宗守出天子者不敢戚天子而不能不宗天子出諸侯者不敢戚諸侯而不能不宗諸侯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故傳叙之譜叙之墓碑叙之而吾所謂大宗者固自若也是故大宗之有宗義可得而推禮不可得行也

右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之簡

排闔說屨戶內者一人長長也有尊長在則否亦長長

也長長之義在彼在此周旋無方可以觀禮矣孰謂小節哉

右少儀排闔說屨於户内者之簡

名者名也衣裳取諸乾坤其制非一而朝祭為大其餘若齊服若喪服若戎服若深衣若逢掖之衣莫不皆有義焉不知其義則何貴於章哉而不衰之弊興矣

右少儀衣服在躬之簡

凡有響者皆謂之聲禽獸所知者謂此耳說者證之伯

牙豭巴是以音論聲也烏乎可

右樂記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之篇

著根據之謂著不息云者動之謂也著不動云者靜之謂也著也者有體而常之謂也不息之天即極乎天之天不動之地即蟠乎地之地極云蟠云則所謂天地之間也陰陽鬼神是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窮高遠者天之極也測深厚者地之蟠也

右樂記及夫禮樂之極乎天之篇

樂之用廣矣賞諸侯葢其一也謂以是而始制可乎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神人以和

右樂記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簡

善則行象德矣謂先王之世也德在樂先故風俗成而和應焉行之象也固其所也不然亦象所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也德可不慎歟德也者教時寒暑事節風雨者也

右樂記善則行象德矣之簡

未下車而封黄帝堯舜之後何其亟也亟於行義武王之志也當是時風聲號令必有傳播於人者故牧野之語云孟子謂書不可盡信况語出於野者乎雖然由野語則勇於義由書辭則安於忍與其信書寧信野語

右樂記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之簡

齊斬異而禮也斬則斬齊則齊而尊卑又異焉何居晏子為大夫而以士服喪父可謂知禮其曰唯卿為大夫所謂遜以出之也非其志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古之禮也

右雜記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簡

朝服細而密緦密而疎其疎也半於朝服故曰去其半而緦

右雜記朝服十五升之簡

見乎母則見妻妾不與焉可知已

右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之簡

冠嫁娶何為若是急也其將有不得已者乎然則其冠

也嫁也娶也何服冠於喪則喪冠其末也異於喪矣其
從吉哉嫁娶亦然是故必父子偕祭乃行

右雜記大功之末之簡

凡以抑外族而已士庶人且然況有國有天下者乎此
義行無外戚之禍矣

右雜記姑姊妹其夫死之簡

周改夏月乎曰改哉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

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然二子者胡為其言之也

右雜記正月日至之簡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舅姑之同室也見之時立而侍焉禮也禮統於尊固無特見之理故曰是見已諸父異室且尊者也故其禮異是

右雜記婦見舅姑之簡

亡其地不在其地也故魯三望為非禮

右祭法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之簡

孝者人之同心也子有不孝茍孝矣中如是外必如是故曰可知非孝子則否不然深愛婉容可知於生而敬愉之色獨不可知於祭乎

右祭義孝子之祭可知也之簡

君為昭則穆荅君君穆則昭荅可知也

右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之簡

日日一周是謂陽之長月日不及十二度有奇是謂陰

之短既合而違復積而遇一月一會是謂終始相巡由是歲功成焉是謂致天下之和巡之爲言過而不留之謂也今會爲始於前爲終今會爲終於後爲始所謂相巡者如此

右祭義祭日於壇之簡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不然是體物而有所遺也敬有時乎可息矣教烏乎至

右祭義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之簡

非入學不齒故曰當當當其時也

右祭義君子設四學之簡

陽道常饒以饒為盛陰道常乏以乏為盛

右祭統礿禘陽義也之簡

靜而正者物之則也少違則為過過過也不及亦過也

其惟中正乎是謂不過乎物

右哀公問公曰何謂成身之簡

郊郊社社嘗嘗禘禘是之謂明乎明者能知物之謂能

知物則能處物不明乎物雖誠如不當物何不當物而格者未之有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說者要之理明誠格其意如此記曰有禮是故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此所謂視諸掌者也非理明誠格何以與此

右仲尼燕居是故以之居處有禮之簡

引宣王詩而以文武之德三代之德太王之德非古之人其孰能及此

右孔子閒居清明在躬之簡

春秋書諸侯之葬紀實之外有二義焉著僭稱也著私諡也楚越何以不書不忍書也削之而從其本爵何如削之則没其實矣是故不書猶有志焉與其削也

右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之簡

叅雜無緒是之謂儳儳焉如不終日不能持敬者為然不使一日如是毋不敬也論持敬之情者莫切於是

右表記君子莊敬日强之簡

中道而廢則何言乎好仁不自畫也不至於是不止也

右表記中心安仁者之簡

軾者車之事非軾則不成為車服者衣之事非服則不成為衣蓋所謂不誠無物如此敝者服之久也言敝深於服矣葛覃證服之之意古之賦詩引詩者類如此

右緇衣苟有車必見其軾之簡

服有降而情無降情至則哀哀至則哭哭不為位猶野哭也

右奔喪無服而為位之簡

公子之外兄弟謂舅之子從母之子也舉其子而外祖父母從母可知矣不言舅統於外祖父母也此記者立文之意也疏直稱外祖父母從母吳臨川謂未詳其義其義豈如是乎

右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之簡

十有二次天之數也在紀為月三百有六十有五度天之數也在紀為日

制應十二月通衣裳言之也故繼之以應規應方應直應平或者既知此論而又泥於今交裁十二幅之制故其言幅也支古者上下衣裳取諸乾坤既乃合衣裳而一之則深衣其制也深衣者蓋古今之間乎古也以為簡易今也以為繁難可以觀世矣

深衣其起於中古乎古者上衣下裳蓋朝祭之服皆然矣君子之於天下其有事焉者多矣而朝祭為大朝祭之外則為深衣以通之不曰服而專言衣衣變而長矣

裳蓋不變也夫衣何為而變也夫裳何為而不變也衣天也裳地也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是故朝服之裳猶祭服之裳也祭服之裳猶朝服之裳也何獨深衣而不然深衣之制記者於深衣篇蓋詳今之深衣何如今之深衣非古之深衣也

已上並深衣以應十有二月之簡

始加緇布冠加於髮也再加皮弁加於緇布冠也三加爵弁又加於皮弁也益而不易蓋如是而後士服成故

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竊意古禮如此今之冠者凡三易冠亦三易服於加乎何有且祝辭有之始曰始再曰申三曰咸夫是之謂加

諸侯冠四加至玄冕天子冠五加至袞冕三加者士禮也故至於爵弁而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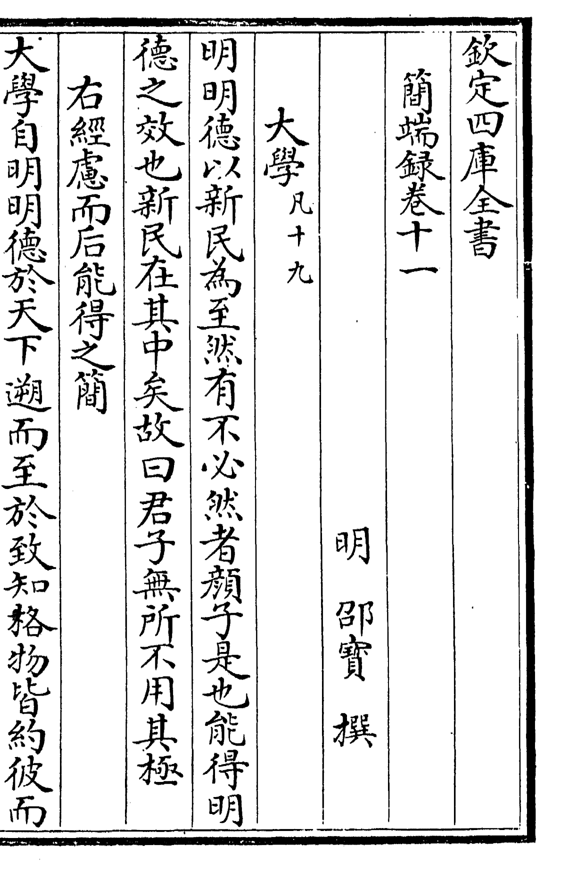
已上並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之簡

郊祭天也於郊故曰郊名以地也宗祭上帝也宗尊也名以義也郊惟歲舉稱之其他因事舉者或曰類或曰

柴或曰用牲於郊宗凡尊神皆稱之書曰禋於六宗是也而上帝為大或以祀文王也而遂謂宗廟之宗誤矣

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簡

簡端録卷十



簡端錄卷十一

明 邵寶 撰

大學 凡十九

明明德以新民為至然有不必然者顏子是也能得明德之效也新民在其中矣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經慮而后能得之簡

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遡而至於致知格物皆約彼而

之此一而二二而一有應而無違焉者也致格也者約虛於實約泛於切約遠於近約微於著約精於粗不求理於理而求理於物窮理之要蓋莫有大於是者大小學相叅其在格物致知乎物者小學事也格之者大學之功也致而至則效矣小學盡物乎曰未也雖然脩身以上大畧具矣繼是而隮焉而治平焉有物有則常一而變殊擬諸其變而槩乎其常審經權之用焉然後可以盡物仁雖未能守而知能及之斯之謂格

正心人知之而未知本於誠意佛氏之寂也致知人知之而未知本於格物老氏之虚也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者功效同言言功此言言效亦此言格格之也格之而后格致致之也致之而后致誠誠之也誠之而后誠正正之也正之而后正修修之也修之而后修齊齊之也齊之而后齊治治之也治之而后治平平之也平之而后平惟致易為至凡效例諸此治讀為治凡功例諸此

已上並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之簡

萬物皆備於我故致知在格物物可盡格乎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然則格物之先務何在凡小學之所已習大學之所當行皆是物也人心本無所不知其有不知氣拘物蔽焉爾致云者極其本然而非有加也然一意推極則索隱窮高無所不至故約之使近而實格物是也

格致之說有本乎易曰知至至之此格之說也禮曰物

至知知此致之說也格物猶言窮理也格之窮之也理即物之所以為物者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要之於其實也聖學所以異於異端者其在此乎

聚精會神置吾心於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是之謂格易曰王假有廟

自明而誠聖學之大要也故孔門博約之誨萬世之道訓也程朱釋格物為窮理蓋有見於此格窮理之至也易曰至於命此之謂也或以格為感格何居行之誠而

能動物者有矣知之至而動物物寧有之邪

或謂日用常行恐不足以盡物物一也惟變為多為難親之變至瞽叟而極必盡其變而後可以言孝君之變至商紂而極必盡其變而後可以言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餘事矣亦無難事矣

已上並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之簡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
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論語曰夫然後行易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此謂物格之簡
修身在正其心功已致矣今復謂有情之偏者欲加之
察耳猶中庸省察之功
右傳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之簡
畏敬而辟語所謂慎而葸者也敖惰而辟其所謂居簡

行簡者乎氣質之偏而道不勝情修身之功蓋有未至焉爾故君子致力焉

右傳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簡

親愛畏敬哀矜賤惡之有則固也敖惰於未成人亦有則焉辟云者脩之之功猶有未至情之所向不自知其偏也於此而不察焉制焉任情而行豈不為脩且齊之病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之偏而累乎脩身者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敖惰身之偏而累乎齊家者也

右傳之其所敖惰而辟焉之簡

秦誓所稱前一人民之所好也好其所好是謂能好後一人民之所惡也惡其所惡是謂能惡

右傳此之謂民之父母之簡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惡之係於人者大矣用之者誰哉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慎之何如好好惡惡如仁人而已矣讀節南山之詩則知所以監讀秦誓之書則知所以處

右傳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之簡

有德不患無財用尚矣雖然財亦不可不理也故要於大道而末言之

右傳德者本也之簡

放流加於娼疾之人此仁人之惡人也觀其所惡而所好者可知矣好一人而天下蒙其福故曰能好惡一人而天下免其害故曰能惡平天下之要其在是乎

右傳唯仁人放流之之簡

君子居仁人之位者大道仁人之好惡是也未至焉者必有事於忠信焉得之則同乎仁人矣驕泰以失之慢也過也拂人之性也

右傳君子有大道之箇

中庸凡二十四

知體用一源者然後可與論費隱矣鳶魚言化育之流行盈天地間皆道也

右君子之道費而隱之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孔子嘗以賛易蓋自修之至也故子思稱之

右君子之道四之簡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鬼神章之旨乎蓋言誠也

右鬼神之為德之簡

天下之人自天子達盡乎人矣明盡乎人則幽盡乎鬼神天子祭天地則百神皆與享焉下此則諸侯則大夫則士庶人各祭其祭大以承大小以承小所謂盡鬼神

者如此由後世之淫祀而於古人之通論妄有别白亦淺之為見矣

右使天下之人之簡

祭重齋齋不至不足以祭

右齋明盛服之簡

王應詔問六宗五岳等神其饗祀時情狀如何實不能答既而讀韓子元和聖德詩有曰羣星從坐錯落侈哆曰君月妃煥赫婐姬瀆鬼濛鴻嶽祇嶪峩則嘆曰詩曰

賚我思成其此之謂乎安得起應韶而語之

右洋洋乎如在其上之簡

四聖人者時地各殊舜讓而君文服而臣武伐而君周公攝而臣或視則高或視則卑以道律之皆中庸也蓋舉四聖而君道之變盡矣故言舜不言堯言武不言湯非謂夫道統之傳也

右舜其大孝也與之簡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慊焉曰不失亦險矣哉

右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之簡
費隱章以前其重在學用在其中矣費隱章以後其重
在用學在其中矣道之用廣矣然本則身也故有不遠
人以為道之說行道始於家自家而達之邦國天下故
有素位之說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說有舜文武周
公之說舜文武周公富貴之極也而其時地又若是殊
也皆中庸之道也所謂費也而誠貫乎其間不誠無物
無小大一也

右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之簡

見之不明則施之不當雖有誠不格也物莫大於郊明則當當則格天下之物皆然故曰如視諸掌

天子饗帝而饗誠之所格也誠當其物則格苟不明乎理則奚物之當求格焉得乎哉凡物皆然而郊大矣明則誠於天下乎何有

已上並郊社之禮之簡

一心誠則一物成一物成則萬物成

盡其性者成已之仁也盡人物之性者成物之知也蓋誠之者充積之極自然及物如此不假有所爲也時措而已其又盛則下章所謂悠久成物與天地同用者也孰謂天人果異道哉

惟人萬物之靈故萬物皆備於我物各賦物已何與焉是謂自成然合而言之道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謂自道

中庸諸章意多與首章同而各有發明之指前所未盡

至是足焉如此章者其責存乎自道其貫存乎內外之合其妙存乎時措之宜否則義缺是故足之不然何多言之不厭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處常有經處變有權歸當其物而已推之庶物莫不皆然以已而加諸彼必有事焉而時措之是謂成物

物對已未嘗相離所謂成不獨成者也舍物而言成禪定耳舍已而言成吏飾耳道合內外而時措其間吾道

其至矣乎

心猶鏡也天下萬物之理具於心猶天下萬物之形照於鏡也鏡照形而不能改物之形心具理而不能易物之理故仁必於父子而不於君臣義必於君臣而不於父子當其為子則盡子道當其為臣則盡臣道行道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誠之為貴蓋言心也以心應物則物各得其理子孝成子而亦成夫父非必化而慈置之得所則非遺其親矣是故父子之物成臣忠成臣而亦

成夫君非必化而仁置之得所則非後其君矣是故君臣之物成蓋天下皆然其在心也存焉為仁發焉為知初無内外之分及夫隨物賦形守常遇變事有萬殊而吾之應之動中節會自然之妙固如此耳成物至矣孰謂此外又有所謂時措者哉

已上並誠者自成也之簡

自道不言其功功在心矣故曰誠之為貴

右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之簡

至誠無息天德也悠遠博厚高明王道也

右故至誠無息之簡

理與事不可相離故存心致知不可相廢廢其外則禪廢其内則俗

右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之簡

易之所謂時隂陽之候也隂陽氣也所以隂陽者道也故律天時則盡道

上律天時律如六律之律天時之運無一息之停必法

之如律然後妙契否則粗矣

已上並仲尼祖述堯舜之簡

中庸尚絅章猶樂詞之亂蓋一書之總要也

右詩曰衣錦尚絅之簡

簡端録卷十二

明　邵寶　撰

論語凡四十四

論學而乎之三何為乎其疑之也將俾自考乎古之學者為已自考焉以進德也易曰視履考祥

右學而學而時習之之簡

君子小人其初皆以位言之君子猶言公子自王公至

大夫士通稱之小人細民也農工商賈凡庶人皆是古者德必稱位故言德以位至於後世德位往往相反是以君子小人皆以德稱而古意微矣

右學而不亦君子乎之箴

言有三復行有三思皆慎重之至也曾子之日三省也亦然

右學而吾日三省吾身之箴

刪後無詩無道德也無風化也無典章也故善不足以

勸惡不足以戒

右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之簡

心所欲志也從之見於行也聖人與道為一矩自我出而曰不踰者蓋謙詞云

右為政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簡

人而無信知其不可而已不知其可也車無輗軏則不可行信之於人猶輗軏之於車也可無乎不可哉

右為政人而無信之簡

上有文武為之君下有周召為之臣敦教化之原立綱常之準酌制作之宜達救敝之道夫是之謂繼周不然雖繼猶不繼也

右為政其或繼周者之簡

灌祭之始也此不欲觀則始終無可觀者矣子為是言者殆以婉詞著僭乎

右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之簡

孔子周人也其先殷人也稱夏以后殷周皆人之此春

秋之法萬世之公論也聖人不得而與也夏以禪得之殷周以放伐得之故也然其終也皆繼也故子曰夏后殷周繼其文一施之而少異焉聖人不私殷周其私夏后乎

右八佾夏后氏以松之簡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故曰觀過知仁

右里仁人之過也之簡

禮莫大於分讓則無爭而分定斯成乎禮矣不然雖有

儀文以逞非禮也然讓亦有不出於禮者故言讓必曰禮仲尼在魯當上下僭竊之時此殆有為而言者歟

右里仁能以禮讓為國乎之簡

一而不貫非吾道也貫而不一非吾道也

右里仁吾道一以貫之之簡

夫幾諫何為者也幾者事之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惟幾惟康皆言幾也故諫父母必是致力焉而自牖之意行乎其間可也若謂聲色之末則爲

乎感哉故言不從曰志言志曰見

右里仁事父母幾諫之簡

有心過有身過顏子之不貳合内外之道也

右雍也不貳過之簡

至壽者莫如天地天地之壽亦不過全其初數而已

右雍也仁者壽之簡

氣順理順一身之間無非仁也故手足痿痺為不仁

右雍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之簡

凡諸侯立有天命有王命有先君之命嫡長天命也王因之君亦因之先君有易是者以賢故為公以愛故為私惟公無私故叔齊讓君子賢之不以咎孤竹季札讓君子賢之不以咎壽夢然則齊札何為其辭之固也君不勝王王不勝天雖然王不勝天而可以造命故有變置諸侯之舉其惟聖王乎

右述而伯夷叔齊何人也之簡

一人行不善即惡師亦於是乎在矣必曰三人者一人

行二人中易復六四所謂中行也不然矣擇之有不曰居而曰行行行言事居言志師事乃實師志乃虛

右述而三人行之箇

泰伯為君臣而逃文王為君臣而服夷齊為君臣而死其心一也

泰伯逃天下於荊蠻其於君臣之分見之審矣推其志也終不忍見周之代商也說者謂泰伯之讓同於伯夷豈其然哉文王之心猶泰伯之心也故仲尼皆稱之曰

至德

已上並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之簡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文王三分有二蓋謂民乎有民斯有土矣有也者有其心也非有其地也心歸之其地焉往雖謂之有可也文王何心哉觀文王者不可不辨

右泰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之簡

孔子生文王之後曰後生者宜也而曰後死者何居道成於生事定於死

右子罕文王既没之簡

詩之未刪也何其多也成康以後自昭王至平王東遷凡十世東遷以後陳詩觀風之典尚行於天下廟有頌朝有雅列國有風類附而肄習天下傳之欲無多得乎然而頌不稱其德也雅不得其義也風而不足為勸戒也仲尼於是乎刪乃若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則誰與采者仲尼聞而采之也有益焉而統謂之刪何居蓋刪之義大矣聞而不采亦刪之義也

右子罕吾自衛反魯之簡

不醉無歸飲之者欲其醉也德將無醉飲者節而不醉也仲尼之不困是也屢舞傞傞醉矣亂矣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恐亂也既醉以酒酒之徵也酒之醉猶飯之飽蓋其力如此故朱子以為飲之節酒充其量曰醉大醉曰亂

右鄉黨唯酒無量不及亂之簡

成服之宜之謂非製之界之謂喪禮言成服亦然

右先進春服既成之簡

由也達足以為邦皙也達足以為天下由之未達以知故其究喭皙之未達以行故其究狂

右先進夫子何哂由也之簡

克己復禮古有是語而未知其為仁之則則之在是也自吾夫子告顏淵始

仁者天下之公理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茍有一毫之不盡其何以與於此歸仁哉其以成功言也詭

者以為言效

所謂一日非盡克而全復者不足以語此是豈易得哉

已上並顔淵一日克己復禮之簡

非禮者人心之發也人心之發不必皆非禮也信其所之合乎禮者亦有矣其歸於非禮者什恒九也於是而有以勿之是又何心哉然微矣揜此之微而制彼之危非明决剛健不足以與此故仲尼以告顔子

右顔淵非禮勿視之簡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不正言烏得無所苟哉

右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之簡

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必世後仁君子謂皆當思其作為如何史記食貨志以三年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又謂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也繇此道也以此為作為盡之乎未也此富也未及於教也教之道自身始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烏乎盡之矣

右子路如有王者之簡

身在此心亦在此此謂靜時之敬事在此心亦在此此謂動時之敬

右子路樊遲問仁之簡

管仲非仁者也而功如之然則仁亦可以襲為乎此所謂假之而伯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仁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伯也志有

之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其管仲之謂乎

右憲問桓公殺公子糾之簡

行夏之時春秋之志也春虛位也寅定名也夏后氏以寅春則春殷人以丑春則春周人以子春則春春王正月春秋著周正之為子也其於天人得焉否焉後聖有作稽諸堯典必有辨而改之者故曰行夏之時春秋之志也

時行於天協於人為正令出於人得於天為善傳曰夏

數得天比之謂也

已上並衛靈公行夏之時之簡

天下之感莫大於聲鄭雅不兩立久矣感道可不慎歟

右衛靈公放鄭聲之簡

禄福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之謂也言福則威在其中矣威福人君之政柄也昔者吾友殷南金欲以權字觧之意雖切而義無所當然起我者多矣故今猶念之

右李氏禄之去公室之簡

氣之直爲理氣無不直陰陽五行得其中則直而直也故曰人之生也直孟子之道性善蓋宗乎是偏勝焉於是乎有不直者而其直者未嘗不在也故曰性相近也性猶水也孟子之言性也出山而未離乎山者也孔子之言性也在溪焉在澗焉者也蓋成乎水矣諸子者之言性也則水之下流者爾

已上並陽貨性相近也之簡

屈原之忠不在於死而在於怨徘徊江潭既絶而復冀萬一焉累篇連章反覆無厭何其眷戀之至是故惟忠臣而后能怨惟孝子而后能怨小弁之怨親親也其是類乎

右陽貨可以怨之簡

鄉原之説發於孔子而孟子申之至揚子雲又有鄉訕之説原微而難知訕淺而易見古之訕也訐今之訕也謗

右陽貨鄉原徳之賊也之簡

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心有可有不可聖人之跡

右微子我則異於是之簡

夷齊之餓為天下死也周易為不求之舉逸民而遺二子可乎以道而訪之箕子是也以義而存之於夷齊乎固宜如已死則墓封焉子孫録焉禮也

右堯曰舉逸民之簡

孟子凡十九

戴理者氣也害理者亦氣也故孟子合之其功為大

右公孫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之簡

集義之變至於舍生而取之是亦養氣也

右公孫丑是集義所生者之簡

棺無貴賤故謂不得不可以為悅為非棺者不知言者也既質言之又設言之必理盡而後止孟子之立言每如此

右公孫丑不得不可以為悅之簡

將為君子將為野人設為問焉者無君子莫治無野人莫養設為答焉者

右滕文夫滕壤地褊小之簡

井田之制直以方故阡陌有餘地焉秦人惡其地之餘而不足以盡民力也於是乎開之開之云者自田而言之也是故方則方圓則圓直則直曲則曲奇斜衡從期於盡地而已矣然則阡陌有存者乎古之阡陌廢於秦矣今之阡陌秦之阡陌也

右滕文使畢戰問井地之簡

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於海故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大故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尋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粤水亦有達海者曷為不瀆不經中國不得列於川也

右滕文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簡

夫夫婦婦偶而定定而恒是謂有别内外之辨亦其事也故詩人取諸雎鳩

右滕文夫婦有別之簡

春秋於典禮議焉命討議焉至矣哉深矣為天下後世慮也是故雖不韙弗恤此仲尼之志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曰知我者春秋彼亂賊者烏能知之知惡其害已而已矣惡之則思所以壞之小則毀大則戕陽虎桓魋之為何所不至哉仲尼何罪罪云罪云蓋自道爾

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何罪哉蓋自亂賊言

之耳是故誅亂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為罪討賊子則賊子懼而以討之者為罪孔子何罪哉或者以假權為僭是與亂賊為之詞也與亂賊為之詞則何患於無詞

已上並滕文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簡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誅其心也是故奸者露其情巧者暴其跡欲諉諸人不可得矣茍有以為討則法加焉故懼

有春秋不知春秋之為功也當於未有春秋時觀之

已上並滕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簡

王迹熄而詩亡蓋廵守典廢而陳詩之政不行於天下也不獨雅亡也雅亡非亡也德既下衰降於國風也風亡乎風有降而無亡風之降變風也今之所謂變風已乎蓋删而逸焉者多矣

右離婁王者之迹熄之簡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入春秋以來何其少也使告不及

於魯魯史不書者仲尼固不得而益也然則於天下之事得無缺乎備天下之事者史之職存天下之法者經之義春秋以史為經事不必備惟其法而已矣

右離婁其文則史之簡

天開於子天之元也日月星辰皆天也有不起於子乎是故歲月日時皆在甲子七曜於是乎同垣是為歷元歷之元非天之元也上而泝乎天之初開亦可得而推之故雖謂天之元也亦宜

右離婁天之高也之簡

君重於父然有命而違父不若無命而從君故舜娶不告

右萬章舜不告而娶之簡

人喜則氣溢故常呼子憂則氣反故常呼親

右萬章舜號泣於旻天之簡

孟子與門人論舜禹湯武伊尹周公孔子之事蓋世之竊議久矣問焉以盡其疑答焉以發其義㩀焉以證其

跡喻焉以白其心所以為萬世告也非一時應對之談也故七篇曰作

右萬章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之簡

禹之傳子通變於未窮者也不然則變或生矣禹之後復有禹焉能通其變則豈有升陑之師哉升陑之師窮而後變者也

右萬章天與子則與子之簡

司城宋官孔子在陳㠯為主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

也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爲之
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
也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

右萬章是時孔子當阨之簡

乾隆御覽之寶

簡端録卷十二